



理學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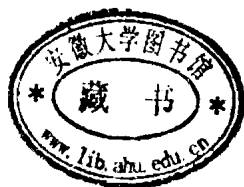
藍田呂氏遺著輯校



理學叢書

藍田呂氏遺著輯校

陳俊民輯校



責任編輯：梁運華

藍田呂氏遺著輯校

陳俊民輯校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橋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1/32·20³/4印張·447千字

1993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冊 定價：22.00元

ISBN 7—101—00970—0/B·195

目錄

關於藍田呂氏遺著的輯

校及其《易章句》之思想 陳俊民

易章句 呂大臨

乾

坤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泰

否

同人

大有

謙

豫

隨

蠱

臨

觀

噬嗑

賁

剝

復	一〇三
无妄	一〇四
大畜	一〇六
頤	一〇八
大過	一〇九
習坎	一一一
離	一一二
咸	一一四
恒	一一六
遯	一二七
大壯	一二九
晉	一二二
明夷	一二三
家人	一二五
睽	一二六
蹇	一二八

解	一二九
損	一三一
益	一三三
夬	一三五
姤	一三七
萃	一三九
升	一四〇
困	一四二
井	一四五
革	一四六
鼎	一四八
震	一五〇
艮	一五二
漸	一五四
歸妹	一五六
豐	一五八

旅	一六〇
巽	一六三
兌	一六四
渙	一六五
節	一六七
中孚	一六九
小過	一七一
既濟	一七三
未濟	一七四
繫辭上	一七七
繫辭下	一八三
說卦	一八四
禮記解 呂大臨	一八七
曲禮上第一	一八七
曲禮下第二	二二六
檀弓上第三	二五三

檀弓下第四	二五四
王制第五	二五五
曾子問第七	二五五
郊特牲第十一	二五六
內則第十二	二五七
喪服小記第十五	二五八
大傳第十六	二五八
樂記第十九	二六一
雜記上第二十	二六一
雜記下第二十一	二六二
喪大記第二十二	二六三
祭法第二十三	二六四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二六五
中庸第三十一	二七〇
表記第三十二	三一
緇衣第三十三	三三九

服問第三十六	三五三	八佾第三	四三〇
閒傳第三十七	三五四	里仁第四	四三三
深衣第三十九	三五五	公冶長第五	四三五
投壺第四十	三五七	雍也第六	四三七
儒行第四十一	三六〇	述而第七	四四二
大學第四十二	三七〇	泰伯第八	四四五
冠義第四十三	三八二	子罕第九	四四七
昏義第四十四	三八六	鄉黨第十	四五〇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三九二	先進第十一	四五二
射義第四十六	三九九	顏淵第十二	四五三
燕義第四十七	四〇八	子路第十三	四五六
聘義第四十八	四一二	憲問第十四	四五七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四一九	衛靈公第十五	四五九
論語解 呂大臨	四二五	季氏第十六	四六一
學而第一	四二五	陽貨第十七	四六三
爲政第二	四二七	微子第十八	四六五

子張第十九	四六七
堯曰第二十	四六七
孟子解 呂大臨	四六九
梁惠王章句下	四六九
公孫丑章句上	四六九
公孫丑章句下	四七一
滕文公章句上	四七一
離婁章句上	四七二
離婁章句下	四七五
萬章章句上	四七六
萬章章句下	四七七
告子章句上	四七七
盡心章句上	四七八
盡心章句下	四八〇
中庸解 呂大臨	四八一
論中書 呂大臨	四九五

東見錄 呂大臨	四九九
東見錄	四九九
附東見錄後	五三四
藍田儀禮說 呂大臨	五四五
藍田禮記說 呂大臨	五四九
藍田語要 呂大臨	五五五
呂氏鄉約鄉儀 呂大鈞	五六三
鄉約	五六三
德業相勸	五六三
過失相規	五六三
禮俗相交	五六五
患難相恤	五六五
罰式	五六六
聚會	五六七
主事	五六七
答伯兄	五六八

答仲兄一	五八八	選小臣宿衛議	呂大鈞	五九六
答仲兄二	五八九	民議	呂大鈞	五九七
答劉平叔	五九六	弔說	呂大鈞	五九八
鄉儀	五七一	請置經略副使判官參謀	呂大防	五九九
賓儀十五	五七一	北郊	呂大臨	六〇〇
吉儀四	五七八	送劉戶曹	呂大臨	六〇〇
嘉儀二	五八〇	春靜	呂大臨	六〇一
凶儀二	五八〇	曾點	呂大鈞	六〇一
文集佚存	五八五	萬里橋西	呂大防	六〇一
哀詞	呂大臨	幸太學倡和	呂大防	六〇二
橫渠先生行狀	呂大臨	送程給事知越州	呂大忠	六〇二
克己銘	呂大臨	附錄		六〇三
考古圖後記	呂大臨	附錄一		六〇三
中庸後解序	呂大臨	宋史呂大防兄大忠	弟大鈞	大臨
天下爲一家賦	呂大鈞	列傳		六〇三
世守邊郡議	呂大鈞	宋文鑑呂和叔墓表	范育	六〇一

伊洛淵源錄藍田呂氏兄弟……………六二三

寶文……………六二三

宣義……………六二四

行狀略……………六二四

墓表銘 范育……………六二五

正字……………六二六

祭文……………六二七

雍行錄 程頤……………六二七

遺事十一條……………六二八

關學編 馮從吾……………六三〇

進伯呂先生……………六三〇

和叔呂先生……………六三一

與叔呂先生……………六三三

附錄二……………六三六

度正跋呂與叔易章句……………六三六

胡宏題呂與叔中庸解……………六三七

郡齋讀書志藍田呂氏遺著提要……………六三八

直齋書錄解題藍田呂氏遺

著提要……………六三〇

文獻通考經籍考藍田呂氏

遺著提要……………六三三

經義考藍田呂氏遺著提要……………六三五

附錄三……………六四三

河南程氏文集答呂進伯簡三……………六四二

朱子語類程氏門人呂與叔……………六四三

習學記言序目引評呂大鈞呂大臨

詩文……………六四四

宋元學案呂范諸儒學案案語……………六四六

宋人軼事彙編錄呂大防軼事……………六四八

二曲集答魏環溪先生書引呂大臨

勸鄭公以道自任……………六五〇

關於藍田呂氏遺著的輯校及其《易章句》之思想

宋明理學有濂、洛、關、閩之分派，關學以張載（橫渠）爲宗，其盛不下洛學，但「再傳何其寥寥」，却是後世學人一直思考着的一個問題。《宋元學案》編纂者最早提出「亦由完顏之亂，儒術並爲之中絕乎」的推測，而認爲張載死後，其親炙弟子藍田三呂（呂大忠、呂大鈞、呂大臨）與武功蘇昞（季明）「以其曾及程門而進之」，所以朱熹《伊洛淵源錄》略於關學，只記三呂與蘇氏，「餘皆亡矣」（《宋元學案》首卷《序錄》）。朱熹「略於關學」，張載弟子未能在關中發揚師說，誠然這都同後世洛學盛而關學衰直接相關，在此我們可以不論；但問題的實質在於所謂「三呂之與蘇氏，以其曾及程門而進之」，或「洛學之入秦也以三呂」（同上），是否即表明關學因再傳人洛師程而導致自身已完全「洛學化」呢？二程並不這樣認爲，他們多次明確指出：

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倍之，却未見其人，只是更不復講。（《遺書》卷第二下附東見錄後）
《二程集》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第一版，第五〇頁。以下凡引此書，只注書篇名與頁碼。）

呂與叔（大臨）守橫渠學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纔有說了，便不肯回。（《遺書》卷第十九楊遵道錄《伊川先生語五》
《二程集》第二六五頁。）

這一事實表明，三呂雖師事二程，但仍堅守張載關學傳統，只是還未「學成德尊」，不能獨立在關中開講授徒而已。然而，三呂究竟如何堅守關學宗旨而不變，是怎樣具體抉擇與衡定於關洛之間的，前賢幾乎無說，多半從略。因之，要真正探明關洛兩派的真實關係，及關學發展的終極趨向，就必須從分析三呂，尤其是呂大臨的思想史料出發。為此，我斷斷續續幾乎花去了五年的時光，收集了至今可以見到的三呂的全部理學著作，經過一番輯校整理，名曰《藍田呂氏遺著輯校》，奉獻給讀者。

一、從「思與叔之不幸早死」說起

呂大臨，字與叔，號芸閣，其先汲郡（今河南汲縣）人，因祖太常博士呂通葬藍田（今陝西藍田縣），遂以藍田為家焉。父比部郎中呂蕢共六子，其五登科^{〔一〕}，今有史可考者，只有大忠（晉伯）、大防（微仲）、大鈞（和叔）和大臨四兄弟，大臨為幼。其三兄俱登第入官，大防官至尚書右丞、左僕射，有「相王室」之位（《宋史》卷三四〇《呂大防傳》），惟大臨以「不敢掩祖宗之德」而不復應舉，雖借門蔭入為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但畢生「修身好學，行如古人」，無意仕進擢用。元祐七年壬申（一〇九二年），范內翰祖禹以其學行薦可充講官，以備勸學，未及用而卒，年僅四十七歲^{〔二〕}。史稱其學「通六經」，尤深

〔一〕依據《宋元學案》卷三十一《呂范諸儒學案》。

〔二〕同〔一〕。

於《禮》（《東都事略》卷八十九），「學於程頤，與謝良佐、游酢、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宋史》卷三四〇）。

朱熹於程子門人中最取呂大臨，以爲他「高於諸公，大段有筋骨」，特惜乎其「壽不永」。《語類》云：

呂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又別。程子稱其「深潛鎮密」，可見他資質好，又能涵養。某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矣。「五福」說壽爲先者，此也。（《朱子語類》卷第一〇

一《程子門人》）

朱子如此看重呂大臨，把他同程頤相比，而且認爲他自己倘若「只如呂年」，也不見得能達到爾後那樣高的理學程度，這同程頤對呂大臨的看法，大體相合。《伊洛淵源錄》卷八載有一篇關於呂大臨的《祭文》，未署作者姓名，《宋名臣言行錄外集》卷六引作呂大防所爲，其全文如下：

嗚呼！吾十有四年而子始生。其幼也，吾撫之；其長也，吾誨之；以至宦學之成，莫不見其始，終于其亡也。得無慟乎？得無慟乎？子之學，博及羣書，妙達義理，如不出諸口；子之行，以聖賢爲法；其臨政事，愛民利物，若無能者；子之文章，幾及古人，薄而不爲。四者皆有以過人，而其命乃不偶於世，登科者二十年而始改一官，居文學之職者七年而逝，茲可哀也已！茲可痛也已！

子之婦翁張天祺嘗謂人曰：「吾得顏回爲婿矣。」其爲人所重如此。子于窮達死生之際，固已

了然于胸中矣，然吾獨不知子之亡也，將與物爲伍邪？將與天爲徒邪？將無所通而不可邪？是未可知也。子之才皆可以知此，固不待吾之喋喋也。

今獨以喪事爲告，子之柩以方暑之始，將卜辰歸柩于先塋，乃擇明日遷於西郊之僧舍以待時焉。嗣子省山實爲喪祭之主，將行一奠，終天永訣，哀哉！

直到宋哲宗紹聖二年乙亥（一〇九五年），大臨死後已三年，程頤「因閱故編（《雍行錄》）」，乃至「思與叔之不幸早死，爲之泣下」（《文集》卷八《雍行錄》，《二程集》第五八七頁）。蘇軾也作《呂與叔學士挽詞》云：

言中謀猷行中經，關西人物數清英。

欲過叔度留終日，未識魯山空此生。

論議凋零三益友，功名分付二難兄。

老來尚有憂時歎，此涕無從何處傾。

（宋施元之《施註蘇詩》卷三十三）

同樣是哀悼大臨之不幸早死，但程朱不同於大防與蘇軾，自有一層深意。朱熹說得比較清楚，他說：

呂與叔《文集》終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滿伉壯。

呂與叔本是個剛底氣質，涵養得到，所以如此。故聖人以剛之德爲君子，柔爲小人。若有其

剛矣，須除去那剛之病，全其與剛之德，相次可以爲學。若不剛，終是不能成。

呂與叔後來亦看佛書，朋友以書責之，呂云：「某只是要看他道理如何。」其《文集》上雜記亦多不純。想後來見二程了，却好。（《朱子語類》卷第一〇一《程子門人》及《文獻通考·經籍考》、《宋元學案》卷三十一《呂范諸儒學案附錄所引》。）

很顯然，這就是說，呂大臨東見二程子以前，同大忠、大鈞、蘇昞、范育等張載門下的關中學者一樣，氣質剛強，任道擔當，出入佛老，學「未精也」，甚而「才見些理，便如此行去，又說出時，其他又無人曉」（同上）；只有東見二程以後，才開始「妙達義理」，涵養深醇。但恰恰在這時其命「不偶於世」，這怎能不使程朱「爲之泣下」，惋惜其不幸早死？

由此可見，人誰不死，程頤之所以特哀大臨之「不幸早死」，不單是師生「游從之情」，亦「豈特交朋之情而已」，而主要在於其門下「同志共學之人」如呂大鈞、劉質夫、李端伯、范育、楊應之和呂大臨一樣，「不幸七八年之間」，先後「相繼而逝」，這不能不使他「憂事道者鮮，悲傳學之難」，深慮「道學之寡助」（《文集》卷第十一《祭文》，《二程集》第六四三——六四四頁）。朱子之所以尤惜乎大臨「壽不永」，無疑是有意表彰程頤授業傳道之聖功。雖然，他們均有揚洛抑關之嫌，但他們認爲：藍田三呂，應首推呂大臨理學最高；三呂自游學張載到卒業於二程，其學都經歷了一個由「雜博」而至「深醇」的過程，這畢竟是符合史實的。正如明代世推「南鄒（元標）北馮」的關中理學名儒馮從吾（少墟）在《關學編》中所說：

始先生（大臨）博極羣書，能文章，已涵養深醇，若無能者。賦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卷一《與叔呂先生》。）

呂大臨的學術經歷，史書記載不詳，按照上引《祭文》，並參照有關史料，我們大體可知：

（一）宋仁宗慶曆六年丙戌（一〇四六年），大臨始生。

（二）宋神宗熙寧三年庚戌（一〇七〇年），張載移疾歸居橫渠故居以後，大臨兄弟「遂執弟子禮」，游學張門。大鈞「於橫渠爲同年友」（《關學編》卷一《和叔呂先生》），大忠自然年長於張載，大臨約二十五、六歲。

（三）宋神宗熙寧十年丁巳（一〇七七年），張載自洛陽和二程「洛陽議論」後，行至臨潼館舍，不幸病卒。大臨撰《橫渠先生行狀》，有記嘉祐初（一〇五六年）張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程頤批評指出：「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頤兄弟則無是事。傾年屬與叔刪去，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外書》卷第十一，《二程集》第四一四——四一五頁）大臨時年三十一歲。

（四）宋神宗元豐二年己未（一〇七九年），大臨兄弟與蘇昞等關中學者，先後入洛，東見二程師事焉。大臨常「患思慮多，不能驅除」，以「防檢窮索」爲學，程頤（明道）教其「須先識仁」，二程所語，大臨記錄整理爲《東見錄》（《二程集》第三——四八頁）。次年（一〇八〇），大臨陪同程頤西行至關中雍、華間，「關西學者相從者六七人」，程頤一路所講，經關中學者記述爲《人關語錄》，程頤特作《雍行錄》（亦即《遺金閣志》），以誌大臨關於「有體而無用」之說（《二程集》第五八七頁）。大臨時年三十三、四歲。

(五)宋哲宗元祐元年丙寅(一〇八六年)，大鈞已卒^{〔一〕}，大忠以直龍圖閣知秦州，與程頤「相別累年」，惟大臨經常過從於程頤，「所欲道者，非面不盡」，與程頤往復數論「未發」之中說，並編錄爲著名的《論中書》(《二程集》第六〇四——六〇九頁)，成爲爾後理學各派共同關注的題目。是年，正值哲宗即位，「日以進學爲急」(《宋史》卷三四〇)，大臨剛四十歲，始「居文學之職」，不幸「七年而逝」(即哲宗元祐壬申(一〇九二年)卒)。

總之，呂大臨從神宗熙寧三年到十年，即二十五、六至三十一歲的六、七年間，他就學於張載門下，「博及羣書」，亦看佛典，「通《六經》，尤深於《禮》」；自神宗元豐二年至哲宗元祐七年，即三十三至四十七歲的十五年間，他師事卒業於二程，從與二程諸如「識仁」、「論中」的切磋論道中，已「涵養深醇」，達到了「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輪顏子得心齋」的理學境界。這便是呂大臨爲學進德的兩個階段。他理學思想的發展和成熟，他對關洛二學的抉擇與衡定，就是在這兩個階段中進行的。因此，我們必須由此論起。

二、關於呂氏遺著的輯校

呂大臨兄弟畢生在游學張程的兩個階段中，究竟有何著作佚存？《易》說、《禮》論在大臨全部遺著

〔一〕范育《呂和叔墓表》云：「元豐五年歲次壬戌六月癸酉，呂君和叔卒，九月乙巳葬驪山之趾。」依此可知大鈞於一〇八二年已卒。見《皇朝文獻》卷一四五，並參考《宋史》卷三四〇、《關學編》卷一。